



陈秋明摄

往哪儿跑

□邓建华

别人之中，有他的部下，每每见到他矫健地跑过，都“啧啧”地赞个不停，还在某次民主生活会上，说“老板”生活情趣健康，八小时之外爱锻炼，难怪上班、加班精力充沛，有使不完的劲。另有人加了“批评”道，每天超过一万步伤膝盖，你不能为长远的健康着想啊，该适时调整一下健身方式，比如钓鱼、下棋、太极拳或许更有益。关子夫除了严肃指出叫“老板”可不行，其他的都打了收条。但第二天照跑不误，不管刮风下雨，还是酷热难当。

别人之中，也还有想到院子里办事的。有时排不上队，经人指点，就早早守候在关子夫跑步必经的地方，路口花坛边，或者拐角金桂树下，再或者是厕所门口。只要那个矫健的身影过来，就会有人迎上来，且马上划动手脚，一阵跟跑。关子夫也不反感，一边跑，一边与其搭话，聊着跑着，

再往那跑了。那个院子，新来了头。新来的头，也爱跑步，也爱围着院子跑。新来的头不喜欢人跟跑，但喜欢找着别人跟跑。

比如一个半老头子，新来的头跑上去和他聊退休，聊打个防疫针要跑多远。

比如说一个胖女人，新来的头会跟上去，和她聊请保姆有多难。为什么生二孩三孩政策来了，大家积极性并不高。

跑着跑着，新来的头就不跑了，坐在石凳上，在手机上记下几行字。

新来的头步不怎么矫健，走走停停，且三心二意。关子夫不想碰见新来的头。

新来的头也不会跟跑他，他也不会跟跑新来的头。要交接的都交接过了，还有什么要了解的，自然会有人来安排。

关子夫就往东南方向的林荫道去。

他知道这条道上热闹得很，因为路的尽头有一个菜市场。杀猪的、卖鸭的、挑筐的、背袋的，本地的、外乡的，下岗的、找事的、下苦力的、找便宜的，都会往这儿挤。

关子夫跑了约两千五百米，背上出了毛毛汗，就听见后面有个沙哑的声音喊，老板、老板，你别跑那么快！

关子夫心头一热，正想回一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叫老板。

回头一看，那个打赤膊的汉子，并没冲他叫，而是在追一条大狗。

等追上了，他给狗套上绳子，又狠狠踢狗一脚。喝道，老板，啊你不想活啊是不是？你要是咬了人，还不被城管拿去炖汤啊！

关子夫心里已经炖上了汤。再往前，约莫又跑了一两千米，关子夫的小腿肚竟然有点往下坠。他很奇怪。平时跑上10里路不觉累，今天这是怎么啦？他停停，跑跑，好不容易到了离菜市场不到四百米的地方，看见一个水泥墩，想坐下来歇一下。一辆皮卡横过来，挡在他面前，车刚停稳，卡车司机跳上车厢，掀下七八个装满蔬菜的蛇皮袋子。司机一边掀一边骂，不晓得这里当官的是吃什么长大的，菜市场停车位都不多修几个。

关子夫开始还准备批评那人不文明，听到骂声，赶紧噤声。

他转身，往回跑。

第二天，惯性又将关子夫五点半就拉起了床。他刚到小院门口，停住脚步，一时不知道是该往西北，还是往东南跑。

恍惚间，听见手机信息的声音，一看，是儿子发的。

儿子说，年纪大了，别总往外跑，外面车多，不安全，我在网上订了一个跑步机，下午会有人送过来装好的。

关子夫轻轻吁了一口气，在小区的循环道上跑起来。心想，也好，在室内跑一阵，想明白了再说，往东南跑，往西北跑，或者还有更适合的跑道可以去发现。

跑着，跑着，就有了劲头。

也就听明白了来意。关子夫以听为主，陪跑者既要跑也要说，往往累得自动停步，讲几句客气话，约好再去院子里汇报。

几年下来，也记不起有多少人跟跑过。不过，跟跑过的人，都劝后面再想跟跑的人说，你呀，先把腿脚练好了，再去找他，厉害着呢。但关子夫知道，现在不能

竞技场

□黄超鹏

在模糊的记忆中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就已经是这个竞技场里的一名角斗士。每次，当我想极力回忆过往，头就疼得厉害，继而一片空白。

“不要想太多！好好战斗，伙计！”同伴巨石对我说。

“对，我们只是演员，天赋异禀，为战斗而生！”另一个角斗士小丑狞笑着，说道。

“倒不如，说我们一生下来就是取悦别人的命。”巨石冷冷答道。

“别这样，老石头，兴奋点！不然等下上场你会被我打败的。”小丑说。

“孰胜孰负，一切自有定数！”“你会押谁赢，暴龙？”小丑转头问我。

我愣愣，没有答话。暴龙是我的名号，在椭圆形的建筑物上空，曾无数次响彻过我的名字。观众们坐在四周逐排升起的座位上呐喊助威，为各自看好或投注的角斗士助威。

竞技场数百年如一日，也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位角斗士。我们的任务不是与猛兽们对抗，就是角斗士之间的比试。

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也像其他角斗士一样热血，期待每一次上场，每一次厮杀，为每一次战斗而兴奋。但时间久了，我就感到麻木。最近，我又觉得自己的脑子多了一点点不同的变化，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

每一场比赛，以一方倒下为止。

每个角斗士都受过不少伤。记得第一次出战，对战恶龙，我被打败，倒在地上昏迷过去。当我醒来时，发现躺在自己的床上，身体奇迹般恢复，没有一点伤痕。医生告诉我，他们能治疗所有的伤痛，甚至起死回生，可以保证每次比赛，赛场上出现的角斗士都健康强壮。

我们的生活似乎除了打打，就是等待，等待出场。室里的大喇叭响起，主人选中谁，谁就必须上场！

我很好想知道在幕后操作一切的主人到底是谁？问过主管、问过医生，可他们也一无所知，回应机械且空洞。

“上场！上场！打斗！打斗！”主管说。

“满血恢复！祝你好运！战斗吧，勇士！”医生说。

劈、砍、刺、躲、闪、腾、挪、跳、跃、挡、斩，这些技能已经烙印到我的骨头中，流进我的血液里。在中央的平地表演区上，猛兽从圈中放出，我的身体就被调动起来，仿佛下意识知道如何应对。

今天，我走进竞技场的表演区，惊讶地发现，这一场的对手居然是巨石和小丑。

“一对二！挺好！”我讪笑道。巨石和小丑没有任何表情，冷冷地望着我。

“伙计们，咱们可以不打吗？”我说。我们彼此已经打了上千回，我感到厌倦，不想重复这样的生活。

“打啊！上啊！杀啊！”看台上的人们仍在大喊大叫。

巨石凶神恶煞地挥舞起流星锤。小丑的两只手上上下下抛接着飞刀。

我看了下手中的砍刀，脸上逐渐露出痛苦的表情，刀不沉重，只是我的心有些沉重。咣当一声，砍刀从我手中跌落，我站着伸开双手，面向两个对手，一动不动。“来吧！你们砍我吧！”我说。

他们如闻耳聩，似乎在等待指令，又像在等待我出手去触发指令。

我依然站着，一动不动，内心抵抗着无形的压力。竞技场突然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停止了动作和声响，如同一幅静止的油画。一个声音告诉我，该改变了！该停手了！

——透过电子屏幕看到这一幕的年轻人很愕然，他推了几下屏幕，按了几下按键，画面依旧静止。

年轻人抬了下手，大声喊：“老板，机子又坏啦，暴龙这个角色又不动了，快过来看看。”

老板匆匆跑来，讨好道：“软件老化，是有点问题。你放心，这局我退钱给你。明天新版的竞技场2.0就送过来，到时升级后，就没有问题了，会是另一批全新的角色……”

学校后门的不远处，有个菜场，绿油油的，不着边际。学校饭堂的青菜，多数的时候就是那里供应的。

我经常看见一辆农用三轮车，满载着嫩绿青菜，突突突，从后门进来，直达饭堂。

饭堂就在美术室窗外。我教的这些小學生，窗外稍有响动，目光就弹出去了，画画心不在焉的。我也只好跟着弹出去，再暴跳如雷地把它们一一网回。

童画

□钟小巧

有一天，我正让三年级学生自由画“理想家园”，满载青菜的三轮车又来了，除了突突声，还有童稚歌声：“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……”乍听，以为车上音响唱的。再听，却听出歌词不清晰，歌调也不准确。

同学们笑成了一锅粥。只见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，从三轮车另一侧窜出来，扭秧歌似的扭动着腰身，像极了风中小树。他听到这边吵闹，便扭到窗下。两条蚯蚓样的鼻涕正好从鼻孔爬出来，他吸溜一下，蚯蚓钻进去了，不一会儿，蚯蚓又爬出来，他又吸溜一下，如此三番，待蚯蚓快爬到嘴巴时，他吸溜不住了，干脆用衣袖擦擦，擦擦，左右开弓，黏糊糊的蚯蚓肉浆，粘在脸蛋上，很快形成鱼鳞片。

哇呀！学生尖叫，有的吐着舌头扮鬼脸，有的低头弯腰作呕吐状。城里学校的这些孩子，衣着光鲜，脸蛋白净。反差太大了。

看到这个小男孩，我似乎看到了儿时的小伙伴。那时的农村，兄弟姐妹多，感冒了就任鼻涕流，让时间去治愈，大人没钱也没时间管。这个小男孩也是这样吗？怎么不上学？他父亲为什么带着他送菜？不知道会影响学生上课？他母亲呢？若是要下地，就带着他种菜不行吗？

我越想越来气，好一阵暴风雨骤雨，才把神兽们的心思赶回笼。

小男孩似乎觉察到了室内的不友好，便躲在窗户一侧，只露出两只黑溜溜的眼睛，瞄向学生的画板。

我的心被那目光戳了一下。

那天，我没上饭堂。第二天，满载青菜的三轮车又突突地来了，但没见小男孩，只见到他的父亲。他来美术

室找我，毕恭毕敬地递给我一张画，说，我昨晚画的，让我交给画画老师。他接着又说，我儿读二年级了，昨天感冒，上学要去江对岸，太远了，我担心这娃感冒加重，就没让他上学，带着来送菜。他说昨天看到你画“理想家园”，他也画了。

听其口音，知是外地人。我问，来广东多久了？他咧嘴一笑，挠挠头，说，近十年啦，一直在这里种菜，小孩都在菜地出生的，他从小就爱在地上乱涂乱画。

我认真看了看画。画里是一片绿色的青菜，青菜中间有一个灰色工棚，工棚旁边还有一幢高楼，楼前有个池塘，岸边有个人在钓鱼，有个女人站在一旁，像是看鸭子嬉戏。最醒目的，是歪歪扭扭写在高楼上的字：理想家园。

不知怎的，我的心又被戳了一下。

不是惊喜。说实在话，这画并不咋样，说是理想家园，应该是现实家园吧。

我决定去那个菜场看看。说来惭愧，来这里教书十多年了，我从未走近那个菜场。我倾心的，是学校前门的繁华，高楼大厦，车水马龙，灯红酒绿。

曾有同事揶揄：前门外是城市，后门外是农村。

新开发的城区，不都这样吗？一半是农村，一半是城市。曰，城中村，城乡接合部。

那是周末，我约同事户外运动。骑车是真，看菜场是顺带。从学校去往菜场，是水泥路，骑车如风，满眼皆绿，神清气爽。但进入菜场后，变成土路，就不不爽了。近一个工棚处，我被一只狂吠的狗吓住了，正要调头逃离，一个小男孩跑出来，喝住狗，并向我们招手，怯怯地叫，老师。

原来就是那幅童画的作者呀，他没流鼻涕了。

这里哪有高楼和池塘？就是一个简易工棚而已，周遭都是青青菜蔬。

小男孩进棚去了，一会儿提着个水壶出来，要倒茶给我们喝，同事急忙上前阻止，说我们随身带茶水了。这时，听见棚内有人问：“才才，谁来了？”“妈，是老师。”小男孩放下水壶，应着转身就要进去，一个女人坐着轮椅已出现在门口了。

我们惊呆了。我的心再次被戳了一下，原来爸爸有机会钓鱼，妈妈能站起来，就是他的理想。

吹面不寒

□宋金峪



宋金峪摄

连续开了快十个小时的车，到子夜时分才姗姗回到老家，此时的我除了腰酸就是背痛，一头倒在床上睡去。

屋外的风丝毫没有收敛，一个劲地把高电线吹得嘎嘎作响，像是口哨，又像是报警。村巷里的狗不知是嗅到什么还是看见什么，不时狂吠几声。

也不知咋搞的，脑袋里始终像放电影似的：堵车、车祸、拥挤的车流，辗转反侧了两个多小时，我还是闭着眼睛清醒，无奈中，只好掏出手机看，黑咕隆咚的，躺着看眼睛招罪，累了眼睛就会自动打架。

也不知是这一招管用，还是实在是疲惫过度，我竟然握着手机睡着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隐隐约约感到自己在打鼾，鼾声如雷，而且喉咙里憋得异常难受，我使劲蹬脚，手四处乱抓，试图让自己获得解救。

“神经啊，一晚上不清静！”妻子一脚把我蹬出被子外。

一脚蹬醒梦中人，我打了个冷战：窗外泛出的晨光已穿过窗帘，从门缝里溜进的烟气呈线型向房间不断涌入、扩散、蔓延……

失火了？我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的时候，便一把拧开房门，然后拽住妻子就向楼下跑。

住在隔壁房的爸妈也呛得连连咳嗽着跑了出来。

一行人冲到一楼客厅后却又不由自主地刹住脚。

厨房内，浓烟似雾，奶奶正摇着芭蕉扇，用劲地对着蜂窝煤炉口左扇右扇，地上簸箕里放了十几个蜂窝煤。烟太大，呛得她不住咳嗽。

“奶奶，您在做什么，这么乌烟瘴气的！”我不假思索地对厨房大声吼道。

“还没明白呀？你奶奶想给你煲你最爱的砂罐鸡汤，一天唠唠叨叨七八遍了。”父亲一把把我拽到一旁嚷道，“还不快去开窗？”一边夺过奶奶手里的芭蕉扇，一只手拧取炉子提钩就快速把炉子提到院内。

奶奶不知所措，双手叉在一起，低着头，猴着腰，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。“柴火前几天淋过雨，不干，净冒烟不着火。”

我突然有点过意不去，开完窗，便搬过来一张椅子给奶奶坐下。

在老家，招待贵客的标志就是用砂罐煲鸡汤。人还没进屋，远远就闻到厨房砂罐内飘出的缕缕鸡汤香味，那鸡汤，鲜美、细嫩、香醇，直冲你的嗅觉和味蕾。

每次我回家一放下行李，奶奶或爸妈总是第一时间盛一大碗鸡肉、鸡汤给我，我总是三下五除二吃个精光，他们就会一脸的幸福，“罐子里多得，再盛。”

趁爸爸继续煲汤的功夫，我和妻赶紧上楼回笼觉。

我是被妈妈敲门敲醒的，其实不用敲，我已经开始做梦找吃的了。

餐桌上满满的两碗鸡汤，泛着薄薄的亮亮的鸡油，满屋都是浓浓的香味。

奶奶催我和妻：“趁热，快吃。”

我正准备动筷，见奶奶空手一个人踱进了房间。

我连忙跑进厨房拿来一只碗，将我碗里的鸡腿撕成一小块一小块，就像小时候奶奶手撕鸡腿给我吃一样。

面对我送来的鸡腿肉，奶奶一个劲地责怪、推辞，不过，从她脸上撑开的皱纹里，我知道她开心得要命。

趁着热乎劲，我把爸妈喊过来，我要用城里老师的派头给他们补补课。

“您看早上排放的烟多吓人，今后可不要用劈柴点烧蜂窝煤了，如果烟再大些，二氧化碳中毒了，谁救您？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再说了，这么大的烟影响到隔壁邻居，如果影响到邻居关系，多不划算。再说，又是劈柴又是蜂窝煤，家里也不干净，所以蜂窝煤不要用了，煤炉也不要了。”

爸妈点头称是：“那你今后要喝这正宗的土鸡汤怎么办？”奶奶担心地说。

我朝奶奶一笑，食指一晃：“我有办法。”

中午时分，我和妻从市区开车回来，从小车后备厢里，我直接将一个电磁炉砂罐搬到桌子上。

我说：“城里人都时兴用这种砂锅煲汤，插上电也是慢炖，环保又卫生又省力，而且味道一点也不比用蜂窝煤炉煲汤差，保证您用了还想用。”

“那好，好！”奶奶摸着这锅，喃喃细语道：“其实，我老早就喜欢点柴火烧蜂窝煤。”

站在一旁的妈妈也赶紧附和道：“是啊，我老早也不喜欢烧蜂窝煤了。”一边对我欢快地眨了眨眼。

煲汤

□肖佑启

邮品交换

□肖昕

老应和老杜在微信里约定，邮品交换今天完成。

老杜答应用他100多枚一袋的外国信销邮票换老应一袋生肖系列信销邮票。

老应找出第一轮生肖部分邮品，找全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轮生肖邮品，装入白信封，然后去做晚饭。

老杜带着邮品来了，见老应一人，巧了，两人老伴都不在家，又住在一个小区，便邀去外面小摊吃饭。老杜买单，老应带瓶酒，乐哈哈出门。

点完菜，两人聊起了邮品。老杜拿出一个黄色牛皮信封，抽出一个装满邮票的护邮袋介绍，朋友帮忙从国外购了2袋，用1袋来交换。老应拿出一个白色信封介绍，全是生肖系列，除了“庚申年(猴)”“辛酉年(鸡)”，其他全有，其中不少有复品。

菜上桌了，酒瓶也开了。倒酒。老杜酒量大点，老应酒量小点，每次就老杜倒多点，老应倒少点，这是二十几年来共同认可的。一瓶喝完，正好。

难得机会，机会难得。你敬我，我敬你。

酒好，菜好。我敬你，你敬我。生肖邮票品相好，外国邮票品种多。你敬我，我敬你。邮品装封里，回家再整理。我敬你，你敬我。

酒了三分之一。

白色信封是我的，牛皮信封是我的。你敬我，我敬你。

我的信封是白的，我的信封是黄的。我敬你，你敬我。

你拿好！你拿好！你敬我，我敬你。

酒剩下三分之一。

来！来！来！最……最后一杯！来……干！

送，送送你！送，送送你……

第二天，老杜发现牛皮信封搁在床头柜上，老应看到白皮信封搁在椅子上。

老应发微信，老杜发微信，“约个时间交换邮品吧……”